

黄易

作品集 3

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世肅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◎ 異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三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. 2003. 3
ISBN7-80608-778-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作者简介

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调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中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，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观时言之仍是过早，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，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城里。



第一章 御龙之君

燕飞终于无可逃避地面对堪称中土最神秘教派的领袖逍遥派之主“逍遥帝君”任遥。

自涉足江湖，燕飞从未道上任何人能告诉他逍遥帝君生就怎么一副样子，甚至对他的年纪、高矮肥瘦亦一无所知。现在他却活勾勾出现眼前，还摆明不杀自己不会罢休之势。

只是任遥的一身服饰，让司马曜看到已足已构成杀头的罪名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曹说过“三世长者知被服，五世长者知饮食”。中原一向被称为礼仪之邦，衣冠服饰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。皇帝和后妃有他们的专用品，锦帐、纯金银器均为禁物，王公大臣亦不得使用。其它绫、罗、绸、缎的物料，真珠翡翠装饰纓佩均依品级限制。

任遥穿戴的却是帝皇也只在出席庆典和重要场合才会穿的礼服冕，头顶遥天冠，前后各垂十二旒，以珊瑚珠制成，尺寸大小形制一丝不苟。

身穿的是龙袍，衣画而裳，为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

龙、华虫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之象，凡十二章，把他衬托得一身皇气，彩丽无伦，也与其孤独单身的现状，周遭荒凉的境况显得格格不入。

身佩饰物更是极尽华美，尤其挂在腰侧的剑，剑把竟是以黄金铸成，剑鞘镶上一排十二粒散发蒙蒙清光的夜明宝珠，随便一粒拿去典卖足够普通人家食用数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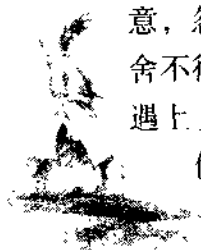
任遥的外貌绝不过三十，以他一教之主的地位，实在年轻得教人难以相信。他本该非常俊伟秀气，可是在比例上似像硬拉长了点的脸庞，却把他精致的五官的距离隔远了些许，加上晶白得来隐泛青气的皮肤、似欲无时无刻不在窥探别人内心秘密长而窄的锐利眼睛，令他有种打骨子里透出来的邪恶意味，又别具一种说不出来吸引人的诡异魅力。

他从长街另一端似缓实快的往燕飞迫来，并不见其运劲作势，一阵灼热气劲早铺天盖地的涌过来，把燕飞完全笼罩。

燕飞一边运功抗拒，心神晋入剑道止水不波的境界。他平时虽然懒懒闲闲，可是每遇紧急情况，身体和脑筋的敏锐会自然而然提升至巅峰的状态。

任遥到达他身前两丈许处立定，唇边现出一丝笑意，忽然举手施礼，柔声道：“多谢燕兄赏面，本人绝舍不得一剑把你杀死，像你这般高明的对手，岂是容易遇上。”

他的声音柔和好听，似乎暗含无限情意。燕飞却听





得皮肤起疙瘩，手按剑柄，默然不语，双目一眨不眨与这堪称天下最可怕凶人之一的高手对视。

任遥像一点不急于动手，举袖随意扫拂身上尘埃，好整以暇的油然道：“燕兄当是心高气傲的人，并不把我任遥放在心上，所以去而复返。我也不得不承认燕兄是潜踪匿迹的高手。可惜当本人故意令青媿去处置刘裕时，你的心脏跳动加剧，被本君察觉，致功亏一篑，更难逃死劫。由此亦可推知燕兄是个极重情义的人，哈真好笑又是可惜！”

他的语气充满嘲弄的味道，更似猫儿逮耗子，务要玩弄个痛快，方肯置之于死。

燕飞则心中大慄，若他的确是故意提到刘裕来测试自己是否在附近，那此人心术便非常可怕，而他可对自己心脏的跃动在那种距离下生出警觉，更是骇人听闻。

不过他却夷然不惧，非因他有必胜的把握，而是一个已进窥剑道的高手基本的修养。即使被对手杀死，他仍能保持一片冰心，保持无惧无喜的剑道境界。

微笑道：“任兄似乎有用不完的时间。”

任遥现出讶色，奇道：“燕兄不奇怪因何本人感到那么好笑吗？”忽然横跨一步，侧转负手，仰望夜空，油然道：“人性本恶，情义只可作为一种手段，不过天下总有不少愚不可及之人，深溺于此而不自觉，致终生受害。纵观过去能成大业者，谁不是无情无义、心狠手辣之辈？以燕兄的聪明才智，竟然看不破此点，不是非

常可笑吗？而燕兄今晚劫数难逃，亦正是被情义所害，更是明证。”

当他横移一步的当儿，正压迫燕飞的灼热气劲倏地消失无踪，代之是一股阴寒彻骨的气场，把他紧紧包裹，无孔不入的在侵蚀消融他的真气和意志，就如在烈日曝晒的干旱沙漠，忽然给转移到冰天雪地的环境中，那种冷和热的变换之间，刹那的虚无飘荡，更使燕飞难受得要命。也因此无法掌握机会，掣剑突击。如此功法，燕飞不但从未碰过，亦从未想过，于此亦可见任遥虽比自己年长不了多少，但已进窥某种邪功的堂奥，使功力造诣达到能扭转乾坤的惊人境界。只是这点，燕飞已晓得今晚凶多吉少。

而任遥的狂言却不能不答，若无言以对，等若默认他的理论，在气势上会进一步被削弱。何况他更感到任遥便像一只逮到耗子的恶猫，务要把他燕飞玩弄个痛快。

燕飞暗运玄功，抗御任遥可怕的邪功异法，边从容晒笑道：“任兄的看法虽不无道理，却失之于偏，即如说人性本善，也不全对。愚意以为人性本身乃善恶揉集，至于是善是恶，须看后天的发展。任兄以为然否？”

以任遥的才智，也不由听得眉头一皱，露出思索燕飞说话的神情。

燕飞立即感应到任遥笼罩他的阴寒邪气大幅削弱，如此良机，岂肯错过，猛地后遥，蝶恋花离鞘而出。

董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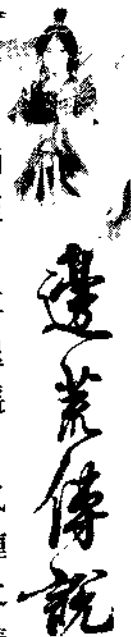
• 异

侠

系

列





任遥一阵长笑道：“燕兄中计哩！”

“铮！”

以黄金铸为剑柄的宝刃离开镶嵌夜光珠的华丽鞘子，化成漫空点点晶芒，暴风雨般往燕飞洒来，好看至极点，也可怕至极点。

燕飞退不及半丈之际，已知不妥。原本他的如意算盘，是趁任遥心神被扰，气势骤弱的当儿，遥后引任退追击，再以聚集全身功力的一剑，硬把他击退，那时遥可守、进可攻，不像光前处在受制于他气场的劣境下。

岂知后撤之时，任退的气场意从弱转强，阴寒之气似化为韧力惊人的缠体蛛丝，把他这误投网内的猎物缠个结实，他虽尽力把蛛丝拉长，身体仍是陷在蛛网之内，且有种把他牵扯回去的可怕感觉，他已体进任退精心设置的陷阱。

燕飞别无选择，不退反进，借势加速，像一颗流星般投入任遥那仿似笼罩天地的剑网去。

蝶恋花化作青芒，生出“嗤嗤”剑嗤，直刺入敌手剑网的核心处，宝刃凝起的寒气，有若冲开重重障碍，破出缺口的洪流，把任遥的阴寒气劲迫得往两旁翻滚开去。

这一剑不单是燕飞巅峰之作，更代表他全心全灵的投入，充满置生死于度外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气和决心。

当这一剑击出，他把谁强谁弱的问题完全置于脑

后，无喜无乐，无惊无惧。

任遥大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千万点剑雨，倏地消失无踪，变回一柄握手处金光灿烂、长达四尺半的宝刃。

任遥脚踏奇步，忽然侧移，长剑闪电下劈，一分不误地砍在燕飞蝶恋花的剑锋处，离锋尖刚好一寸，准确得教人难以相信。

“叮！”

燕飞全身剧震，最出奇是蝶恋花只像给鸟儿啄了一口似的，没有任何冲击压力，可要命的是胸口处却像给重锤轰击，浑体经脉欲裂，气血翻腾，眼冒金星，难受得想立即死掉会更好。

若非心志坚毅，此刻便会放弃抵抗，又或全力逃生。燕飞却晓得两个选择均是万万不行。而他之所以一个照面即吃上大亏，皆因被任道牵鼻子走，凭气机交感，准确测到他的剑势。一声冷哼，日月丽天剑诀全力展开，驱走便体的阴寒之气，尚未有机会发出的剑劲回流体内，旋动起来，浑身一轻，终凭旋动的劲气从任遥的气场脱身出来，迅即挥剑往任遥面门划去，一

派与敌偕亡的壮烈姿态。

“当！”

任遥竖剑挡格，剑招朴实无华，已达大巧若拙的剑境。

蝶恋花砍中任遥的剑，便如蜻蜓砍石柱般，不能动

黄易

◆ 异侠系





邊荒傳說

卷二

摇其分毫，且所有后均用不上来。

燕飞“哗”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往后疾退，别无他法下，重施对乞伏国仁的故技，布下一重一重的剑劲，以阻截这可怕对手的乘势追击。

那知任遥竟昂立不动，只以剑尖指他，一脸轻蔑的神态。

当两人扯远至两丈的距离，燕飞忽然立定，剑尖反指任遥。

他不是不想趁势逃走，只因任遥的剑气把他遥遥锁紧，假若他多遥一步，拦截对方的剑劲立时消散，在对方全力追杀下，他肯定在敌进我退的被动形势中捱不上多少剑，成有死无生之局，故悬崖勒马，留下拚死一战。

任遥哑然失笑，退：“燕兄确是高明得教我意外，自出退以来，我任退从未遇上十合之将，但看来要杀死燕兄并不容易，令本人更感兴趣盎然，乐在其中。”

燕飞心忖此人不但残忍好杀，还以杀人为乐，今次若能死不去，定要好好潜心练剑，除此为患人世的恶魔。有了这个想法，更激起他求生的意志。

以微笑回报道：“小弟有一个问题，想请教任兄。”

任退欣然道：“若燕兄是想拖延时间，本人不但乐于奉陪，且是正中下怀。因单是看燕兄，已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事。难怪我那看不起任何男人的妹子会对你刮目相看。”

虽然他那好听的说话背后实充满冷酷狠毒的讥嘲本意，燕飞也不得不承认他谈吐高雅，兼之其举手提足或动或静，均满洒好看，活如披美好人皮的恶魔。

两人仍是剑锋遥对，互以真气抗衡，不过若单听他们的对答，还以为是一对好朋友在谈天呢。

燕飞感觉精气神逐渐集中往手上的蝶恋花，从容道：“任兄作帝皇打扮，显然已非是一般有意争霸天下的豪士，而是觉得自己的身份本就是九五之尊，这令小弟想到任兄大有可能是某一前朝的皇胄之后，而任兄的本姓也不是姓任，请问小弟有否猜错呢？”

任遥两眼闻言忽然凌厉起来，精芒电闪，手上剑气剧盛，低叱道：“好胆！竟敢查究本人的出身来历。”

燕飞本是抱姑且一试的心情，此时见到任遥的变化，那还不知已猜个正，勾起任遥心中的大忌，立即穷追猛打，长笑道：“原来真是亡国余孽，不知任兄本来是姓曹，姓刘，还是姓孙呢？”

任逐一改先前的潇洒轻松神态，双目凶光闪闪，但他尚未进击，燕飞的蝶恋花已化作一道青芒，激射而来。

任遥见燕飞看似乎平平无奇的一剑，实暗蕴像充塞宇宙般无有穷尽的变化，不敢怠慢，挽起一团剑花，再如盛开的鲜花般往蝶恋花迎去。

两大高手，再度交锋。

只见两道人影在月照下闪跃腾挪，魔战不休，双方

董易

• 异俠系城



均是以快打快，见招拆招，剑刃交击之声不绝如缕，忽地燕飞闷哼一声，往后飞退，把两人距离拉远至两丈。

任遥并没有乘势追击，反把横在胸前的剑提高，双目深情地审视沾上燕飞鲜血的刃锋，柔声道：“燕兄可知这把将于今晚饱饮燕兄鲜血的宝刃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吗？”

燕飞蝶恋花遥指任遥，鲜血从左胁的伤口涔涔淌出，染红半边衣袖，任遥的剑虽只入肉一寸，可是其剑气已伤及附近经脉，令他左半边身子麻痹起来。

可是他却不惊反喜，任遥的惟一弱点是过于自负，否则只要他乘胜追击，他肯定捱不过三招。而任遥正因为已吃定他，所以好整以暇。不知他的日月丽天大法，有奇异的疗伤速效，可使精神体力迅快回复过来，以致令他错误预测他的反击力。

现在既然任遥尚有闲聊的兴致，他当然乐于奉陪，淡然笑道：“任兄既自命为帝皇之尊，用的佩剑当然有个尊贵的名字。”

任遥目光往他投来，摇头叹道：“好汉子！哈！无悔无惧的好汉子。到这刻明知必死，仍是从容自若，能杀像燕兄这样的人才有意思。本人保证要你留尽最后一滴血，看你是否还能笑出来？”

燕飞早习惯他那以杀人为乐的心性言行，耸肩道：“任兄仍未说出佩刃的名字。”

任遥微笑道：“记哩！本人对燕兄是另眼相看，所

以亦不愿你作一只糊涂鬼。此剑名‘御龙’，来自庄周《逍遥游篇》的‘乘云气，御飞龙，游乎四海之外’。看剑！”

伤口虽仍是痛得要命，不过血已止，经脉回顺，燕飞心神再进入止水不波的超然境界，瞧任遥主动进击，御龙剑依循一道优美的弧线，从两丈外弯击而至，而剑未到，惊人的剑气已完全把他锁紧笼罩，令他除硬拼一剑外，再无他法。如此以气御剑，一切全由御龙带动，可见任遥已臻宗师级的境界。

当任遥剑锋离他不到半丈的当儿，燕飞终于有所反应，且完全出乎任遥料外。

蝶恋花往右侧拉后。

要知任遥御剑攻来，看似攻击燕飞胸口的位置，其实其真正针对的是燕飞的蝶恋花，其攻击赖的是高手争锋间的微妙气机感应，而蝶恋花正是燕飞的精气神所在，任何反击均会被任遥凭交感察悉其气势变化，无法隐瞒。现在蝶恋花不前攻反移后，全身破绽大露，完全暴露在任遥的攻击下，换过别的未达任遥以气御剑的高手，等若燕飞把身体奉上，任由敌剑由任何一个部位进击身体；偏是任遥在气机牵引下，御龙剑有了新的感应，自然而然取向燕飞右侧蝶恋花所在处。便若冲击长堤的巨浪，忽然遇上一个缺口，当然朝此破口涌入，而此刻的缺口正是燕飞蝶恋花的剑锋。

任遥非是没法变招，只是任何变招均会破坏其一气

黄易

• 武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● 卷三

呵成的如虹优势，且更欺燕飞左肋受伤，兼且燕飞后移的蝶恋花仍保持强大剑气，可在任何一刹那由亏变盈，发动反击，所以仍依势而行，以蝶恋花为标的。

燕飞长笑道：“帝君中计哩！”

蝶恋花继续后移，左掌闪电劈出，蝶恋花为“日”，左堂撮指成刀为“月”，日明月暗，阳阴两诀同运，一掌重劈在御龙剑锋侧处。

任遥全身一震，整个人被带得往燕飞右方跌开去，攻势全消。

燕飞浑身一轻，再不感觉到任遥劲气的压力，深知好景一瞬即逝，猛一扭身，月移日换，蝶恋花如影附形，疾刺侧退的任遥咽喉要害。

这是燕飞压箱底的杀，若仍不能奈何任遥，将只余待宰的份儿。

“叮！”

任遥只退两步，御龙忽然爆成一团剑芒，迎上燕飞的蝶恋花，冷哼道：“找死！”

燕飞心知糟糕，蝶恋花已给对方挡个正，硬荡开去。

任遥因先失利，动了真怒，再顾不得要燕飞流尽每一滴鲜血的说话，离地弹起，双脚屈曲，以一美妙诡邪的姿态挥剑划向燕飞面门，教燕飞难以挡格。

燕飞再一声长笑，身子螺旋般转动腾起，蝶恋花旋飞一匝，反扫敌手面门，一派同归于尽的招数。由于他

旋飞的高度高出任遥两尺，任遥的御龙剑变得划向他腰部的位置。

任遥心叫一声“蠢才”，就在燕飞长剑离面门只余五寸许的距离，御龙倏地加速，先一步扫中他的腰背。

“叮！”

出奇地御龙没有丝毫割开对方皮肉的血淋淋感觉，反是砍在金属硬物之上，任遥忽然醒悟过来，记起妹子说过不知燕飞背后插什么东西之语，不过已悔之莫及。

犹幸他用的是阳震之劲，好把燕飞一剑劈得抛飞开去，以解他临死前的反击，否则必被燕飞的剑砍入脸门去。

燕飞果然应剑横飞，还有暇笑道：“多谢任兄相送！”

就那么借势腾空而去，越过破村的屋舍，投往村西后的密林。

任遥亦腾空面起，先落在一座破屋顶上，足尖一点，望燕飞追去并大笑道：“燕兄欢喜得太早哩！”

燕
飞

•
并
快
系
处





邊荒傳說

卷三

第二章 动人眼睛

在离地五丈的离空，燕飞再喷出小口鲜血，他今晚是第三度受伤，且每次都凭特异的功法强压下去，今晚如能侥幸逃生，肯定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才可复元。

可是他却别无选择，任遥的魔功非常霸道，而目下他的衣袂破风声已在后方传来，愈追愈近。燕飞猛提一口真气，运行全身经脉，一头撞入一棵参天巨树茂密的枝叶里，落足巨树近顶的横枝上，蝶恋花指正横空而来，一身里帝打扮，状若从地府钻出来向他讨命的冥皇任遥。

换过其他人，纵知逃生机微之又微，仍会尽一切努力，希望凭领先的优势，深入密林为生命逃亡。可是燕飞却非是寻常人，际此在战略形势占有上风的当儿，却立下死志，誓死反扑。对他来说，离手争锋，胜败并不是只由剑法或功力高低所决定，战略和意志同样重要。撇开生死，任遥实是最佳的练剑对手。

剑气扑脸而来，随任遥的临近，眼前尽是点点光芒，只要他功力差少许，根本不知真正的御龙剑由哪一